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東方文庫第十八種

商務印書館

行 月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東方雜誌
二十
週年紀念
刊物

目次

獨體·····	一
瑪莎·····	一五
歸家·····	四七
愛情的勝利·····	五九

髑髏

雁 冰譯

我們孩子們的臥房間壁的房子裏，有一個髑髏掛着。晚上微風吹動了，髑髏便要刺刺的響。白晝裏是我們玩得他刺刺的響，我們那時正跟着康勃爾醫學校的一個學生學骨骼學，因為我們的保護人想叫我們把樣樣科學都學得好。至於到底學好了沒有，那些曉得我們的，不用我們來對他們說；不曉得我們的，我們也樂得藏拙不說了。

現在算來，已經過了許多年頭了。於今那房子裏的髑髏，早已不見，我們腦子裏的骨骼學也早已還了先生，什麼影蹤都沒有了。

湊巧有一天，我們的房子被客人住滿，我不得不到這間老屋子裏來過一夜。換了陌生地方是不會就睡着的，我在牀上翻來翻去，聽近處教堂裏的時鐘，把全夜的鐘點，挨次敲過去。牆角的燈火，經過幾分鐘的跳閃，終於熄滅。我們家裏新近正死了幾個人，所以我見這燈熄了，不覺就想起『死』來。我想在這自然的大戰場中，我們小小人兒的生命的光明熄滅（或在日間，或在夜裏），正和這燈火在漫漫的黑暗中熄滅一般。

*

*

*

*

*

我這一路的思想，叫我記起了從前的燭體，我正待想像這燭體生前的肉身是怎麼一個樣子，我忽然覺得有人沿着牆壁摸索，繞着我的床走。我聽得那東西急促的呼吸聲，好像是在那裏找一樣失落的物件似的。滿屋子繞，脚步愈急。我很自信：這不過是我失眠的，提神太多的腦筋的幻想；那些聽去像急步的聲音，實在是我額上血管的跳動聲浪。但是想雖如此想，終覺得渾身像冷水澆着。我想壯壯膽，

因大聲兒喊道：『那邊是誰呀？』那東西的脚步聲音，似乎在我床前停止了，回答也來了：『是我。我特來找我的燭體的。』

我想這也是自己造成的想像，終不然便見了怕；所以，我把枕頭抓緊了，裝作隨便便的說道：『半夜三更這種時候，來幹這事，正好！你要這燭體去有什麼用呀？』回答的聲音好像是從我的蚊帳裏發出道：『你真問得奇！這燭體裏有的是包藏我的一顆心的骨頭；我二十六歲時花一般的年少也寄託着。我不該很切心的想再見一面麼？』

我說：『自然，一個完全有理的願望。對了，你找你的罷，我可要略爲睡一忽了。』

聲音說：『不過我以爲你一個人很寂寞。算了；我坐一忽兒罷，我們略談幾句。幾年來我常常和男人坐着談天。但是近三十五年來，我只在化屍場的風裏悲嘯。我現在想再和個男人談談，和從前一樣。』

我覺得有個人靠帳幔坐下。我那時忘了自己了，就用極誠懇的聲音答道：『那

是極好的。我們講些有趣的事罷。」

『我想得起的最有趣的事，無過於我自己的一生歷史了。讓我講給你聽罷。』

那時教堂裏的時鐘剛敲兩下。

『當我活着，年輕的時候，我怕一樣東西和怕死一樣，那便是我的丈夫了。我那时的提心弔膽，好比魚掛在釣鉤上。因為我好像是被一個面生人用隻鋒快的鉤子，把我從和靜的孩童時代的家裏釣了出去——我永久無法逃脫他的掌握了。我的丈夫是在我們結婚兩月後死的，我的朋友和親戚，都爲我發愁。我丈夫的父親，細細相了我的臉，便對我婆婆道：「你不見伊的眼是惡相麼？」——喂，你聽麼？我希望你喜歡聽這故事罷。』

我說：『真的很喜歡！這頭就極端的有趣了。』

『那麼讓我講下去。我很快活的回到父親家裏。人家都想瞞過我，我却自己很明白我天生有一種世間少有刺人眼光的美麗。你看如何呢？』

我含糊答道：『極是的。不過你總得記得，我從沒見過你。』

『什麼！沒有見過我？我的髑髏你不見過麼？！！！不要介意。我不過說說笑話。我焉能叫你相信那兩個眼眶骨的窟洞裏有過一雙黑闇憔悴眼睛的最光明時候？你見的那白森森的牙齒，也決不會和那現出在朱脣上的巧笑，有一些相像的？我的一點點兒願望，不過想傳給你一個觀念，道是那乾枯的白骨上曾有過莊嚴豔麗溫柔堅決的脛骨的曲線，像鮮花一般的簇着，能使我噴，也能使我巧笑的。在我那時，就最著名的醫生，做夢也想不到我的髑髏會變成教授骨骼學的材料。你知道我有一個認識的年輕醫生簡直把我比做金色的辛巴(Champa)花呀。他的意思是說一切其餘的人類不過用來說明生理學，只有我是美麗湧現的花。你想誰又說這「髑髏」是辛巴花呢？』

「我走路的時候，我覺得像一粒金剛石寶光四射，我每一個動作，有美的波浪

向各方放射。我常常化幾小時的光陰看自己的手——是一雙極配操縱最活動的男性的手。

『但是我那怪難看的髑髏却叫你得個假證明來反對我，我也不能辯護這種譏笑。所以我最恨的是你！我願意叫你見見那溫暖可愛似玫瑰花的我，把那充滿了你腦筋的骨骼學材料的我掃個乾淨。』

我喊道：『我可以在你面前發個誓，要是你仍舊有的，我腦子裏已經沒有骨骼學的影子，現在我腦子裏有的只是一個完全可愛的有光彩的幻影，正反照着夜間的黑闇背景。此外我不能再說什麼了。』

聲音接下去說道：『我從沒有過女伴。我只有一個哥哥，他是決意不娶的。內室裏只有我一個人。我常一個人坐在花園裏的樹底下，夢想全世界都和我有愛情；星兒睜着眼通宵不睡，是傾倒我的美；風兒急得噓噓的，是要借個由頭，從我旁邊擦過；我托足的草地要是有意識，碰着我的脚也要把意識失去。我似乎覺得普天

下的少年，都像一片一片的草，伏在我腳底；我不知爲什麼，心裏忽然發悲。

「我哥哥的朋友薛茄在醫學校畢業之後，便做了我們的家醫。我也早已從慢後偷看他過多次。我哥哥是個奇怪人，不想睜開眼睛看看世界的。他還以爲不空得足殼；他還要慢慢兒引退，直到失却在一個暗淡的角裏。我哥哥的朋友只有薛茄，所以我能見的年輕男子也只有他。我晚上到花園裏玩時，便見伏在我腳底的男子的幻相個個都是薛茄——你聽麼？你想什麼？」

我嘆了口氣答道：『我願我就是薛茄！』

「等一忽兒。先聽完這故事。有一天，是下雨天，我患了熱病。這醫生來看我。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那時在窗子對面倚着，這樣，可以讓晚天的紅光潤色我蒼白的臉兒。醫生進來的時候，向着我的臉兒看，我就設想我是立在他的地位，向自己看。我見在明媚的夕光裏，照見一個嬌嫩而青白的臉，像一朵落花似的，擱在輾輾

的白枕頭邊，散亂的蜷髮覆在前額，半羞下垂的眼睫。頓教全臉兒罩上一層愁光。

「醫生問我哥哥道：『我可以診一診伊的脈麼？』聲音很低，好像帶着羞澀似的。

「我從被底下伸出一隻無力的滾圓的手腕來。我看着，想道：『唉！倘然手腕上有雙青玉鐲豈不更好。』譯者按印度俗寡婦不能帶珠寶。我從沒見過醫生診病人的脈像這個醫生的偏促不安。他的手指觸着我的腕，抖着。他計算我熱病的熱度，我計算他的心跳——你信我的話麼？」

我說：『很容易，人心的跳就告訴我們是爲的什麼事。』

「我病了愈愈了又病好幾回之後，我覺得我晚上想像中的貢媚者，漸漸縮減，直到只成爲一個我的小世界內，終結只剩一個醫生和一個病人了。」

*

*

*

*

*

「那時我每到晚上，我很祕密的穿一件金絲雀的襯衫；髮結上我插了一串白的素馨花；攜了一面小鏡子，我和往常一般的坐在樹下。」

「喂！你以為看自己的美貌是一看就會厭倦的麼？不是的！我並不是拿自己的眼來看我自己。我那時一個人恍如兩個人的模樣。我那時看自己，就設想我是醫生；我瞧着，我心被迷了，我發癡的愛。但是，無論我加於我自己的寵愛有多少濃厚，在我心裏，有聲長嘆悶着，正和晚風一樣，嗚嗚的吹着。」

「不過我從那時起，無論如何是不孤另了。我走的時候，我垂眼看我的小腳尖落在地上，心想不知醫生見了心裏起了什麼感想。正午時，天上有時滿了太陽的強光，除了遠處過鷺時時傳來的叫聲外，簡直沒有聲響了。在我們花園的牆外，叫賣的人有時走過，唱起音樂似的叫聲叫「賣手鐲呀，水晶手鐲。」那時我呢，鋪一塊雪白的布在草地上，躺在上面，彎着臂膊，枕在頭下。餘一臂，做出不注意的樣子，攔在布上，我便想像有個人見了我這奇異姿勢的手了，又想像有個人用兩手抓住，在那玫瑰花似的手掌上印一個吻，又慢慢的走開了。——我的故事就停在這裏，好不好行麼？」

我沉吟着答道：『倒也不算壞收梢。這故事一定有一點兒不完全，但是我也能設容容易過這一夜想想結局了。』

『不過那就要使得這故事太嚴重了。笑從那裏來的？這帶着白森森的牙齒的骷髏又在那裏呢？』

『還是讓我講下去罷。』

*

*

*

*

*

『這醫生有了一些實習之後，就在我們家樓下的一間房裏住下，算是候診房。我有時去找他，戲指各種藥各種毒藥問他，並問這種那種的藥劑吃了多少纔會殺人。這些題目是合他的性情的，他就娓娓的健談。我們這種談話，使我和死的觀念很熟識；所以我的小小世界裏也就只有兩個念頭：死和愛。現在我的故事快要完了——底下不多了。』

我含糊應道：『一夜的時間也剩得不多了。』

「過了幾時，我覺得這醫生異常的神志恍惚，好像他有件事情瞞着我，對我有些內愧似的。有一天他進來，穿得有些講究，欲借我哥哥的馬車用一晚。」

「我的好奇心再也忍不住了，所以我就跑到哥哥那裏去刺探。講了些題外說話之後，我終於問道：『可不是麼，哥哥，今夜醫生借了你的車到那裏去呀？』」

「我哥哥簡簡括括回答道：『去死。』」

「我着急問道：『啊，你告訴我，他究竟到那裏去？』」

「我哥哥略露些口風道：『他去娶親。』」

「我長笑大笑，說道：『哇！果然！』」

「我漸漸打聽得那新娘是個承受遺產的女公子，伊可以帶一大宗錢給醫生。但是他爲什麼把這事瞞住來欺蔑我呢？難道我會向他要求過不娶，他爲的怕我傷心麼？男子真不可靠。我一生只認識一個男子，却在一下之間，就有了這個發見。」

「當醫生做完了事回到我家又想出門時，我對他說，說的時候格格的帶着笑：

「喂，醫生，你今夜原來是大婚呀？」

「我這快樂的神氣不但叫醫生變了臉色，簡直嚇了他一下。」

「我接着又說道：『婚禮如何，怎樣不舉動，也不叫班樂工麼？』」

「他嘆了口氣回答道：『難道娶親是椿喜事麼？』」

「我不禁又笑起來。我說：『不行，不行，一定不行的。』誰會聽得娶親不用一個樂工不點一個火呀？」

*

*

*

*

*

「我絮聒得我哥哥利害，所以他立刻叫排起華麗結婚的儀仗來。」

「我那時總是快快樂樂的講那新娘，說現在他怎樣了，說他來家時我該怎樣。我說：『那麼，醫生，你將來仍舊診脈麼？』哈哈！哈哈！雖然人家肚子裏的事，男子的尤甚，是看不見的，我仍舊可以發個誓我這句話猶如刀一般刺入醫生的胸膛。」

「這婚禮是在晚上舉行的。時候沒有到之前，醫生和我哥哥在廊前喝杯酒，這

是天天的老例。那時月亮已經升起來了。

『我仍舊微微笑着，說道：「醫生，你忘了你的大婚麼？是時候可以動身了。」』

『我現在先得告訴你一件小事。我那時曾到樓下藥房裏去過，取了一些末藥，乘人不見，就撒在醫生的酒杯裏了。』

『這醫生舉起杯子，一口喝乾，對我一看直刺到我心裏，顫着聲音說道：「那麼我一定得去了。」』

『樂工奏樂了。我進了自己的房，穿上絲製的金色嫁衣。從箱子裏取出首飾珠寶都戴了上去；我髻上又戴上紅線。於是就在花園內樹底下預備我的臥床。』

『這夜夜景極好。溫柔的南風輕輕兒把地上一切煩惱吹掉。素馨花和「倍拉」花的香氣充滿了一園子的愉快。』

*

*

*

*

*

『音樂的聲音漸遠漸弱了；月亮的光漸變慘冷了；一生關連的親密的世界也』

從我的概念中漸漸淡下，只成個幻泡了；——於是我閉了眼，微微一笑。

『我恍惚覺得人家找到了我近我身時，仍見那「微笑」在我脣上和玫瑰酒痕一樣，我這樣的慢慢進了新房時，我仍帶着這「微笑」叫我臉上增光。但是新房呀，金色絲製的嫁衣呀，都完了！我被「刺刺」的聲音驚醒時，我見三個頑童把我的髑髏當作學習骨骼學的材料。那胸脯，是我藏怨藏喜的，是我青春的花瓣次第開放的，却有勞那教員記出根根的骨名。至於我那最後的微笑，我是最關心情願聽人說起的，到底你還見有什麼痕麼？』

『算了，算了，你喜歡這故事麼？』

我說：『這是很好聽的故事。』

那時第一聲的鴉叫聽得了，我問道：『你在那邊麼？』

沒有回答。

晨光射進房裏了。